

中阿含經



第五十一

二百六十五  
似一

49402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一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大品跋陀和利經第三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而受夏坐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

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當學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尔時尊者跋陀和利亦在眾中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不堪任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

似

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若我受請汝亦隨我聽  
汝請食持去一坐食跋陀和利若是者快得  
生活尊者跋陀和利又復白曰世尊如是我  
亦不堪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  
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  
坐食也世尊復至再三告諸比丘我一坐食  
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  
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當學一坐食一坐  
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  
強安隱快樂尊者跋陀和利亦至再三從座  
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不堪

任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  
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  
也世尊復至再三告曰跋陀和利若我受請  
汝亦隨我聽汝請食持去一坐食跋陀和利  
若如是者快得生活尊者跋陀和利復至再  
三白曰世尊如是我亦不堪於一坐食所以

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  
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尔時世尊爲比  
丘衆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  
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尊者跋陀和利說不  
堪任從座起去所以者何不學具戒及世尊  
境界諸微妙法故於是尊者跋陀和利遂藏

一夏不見世尊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時諸比丘爲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人間尊者跋陀和利聞諸比丘爲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人間跋陀和利汝當彼處善自守護莫今後時致多煩勞尊者跋陀和利聞此語已即詣佛所稽

首佛足白曰世尊我實有過我實有過如愚  
如癡如不了如不善所以者何世尊爲比丘  
衆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世  
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我說不堪任從座起去  
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  
法故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汝於今時不知衆  
多比丘比丘居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彼知我  
見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世尊弟子不學具  
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跋陀和利汝於今  
時不知如此耶跋陀和利汝於今時不知衆  
多優婆塞優婆夷居舍衛國彼知我見我有  
比丘名跋陀和利世尊弟子不學具戒及世

尊境界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於今時不知  
如此耶跋陀和利汝於今時不知衆多異學  
沙門梵志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彼知我見我  
有比丘名跋陀和利沙門瞿曇弟子名德不  
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  
於今時不知如此耶跋陀和利若有比丘俱  
解脫者我語彼曰汝來入涅槃跋陀和利於意  
云何我教彼比丘彼比丘寧當可住而移避  
耶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世尊告曰跋陀  
和利若有比丘設非俱解脫有慧解脫設非  
慧解脫有身證者設非身證有見到者設非  
見到有信解脫設非信解脫有法行者設非



法行有信行者我語彼曰汝來入涅槃跋陀和  
利於意云何我教彼比丘彼比丘寧當可住  
而移避耶尊者跋陀和利荅曰不也世尊告  
曰跋陀和利於意云何汝於今時得信行法  
行信解脫見到身證慧解脫俱解脫耶尊者  
跋陀和利荅曰不也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汝  
於今時非如空屋耶於是尊者跋陀和利爲  
世尊面訶責已內懷憂慙低頭默然失辯無  
言如有所思於是世尊面訶責尊者跋陀和  
利已復欲令歡喜而告之曰跋陀和利汝當  
今時於我無信法靜無愛法靜無諍法靜所  
以者何我爲比丘衆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

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汝說  
不堪任從座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  
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尊者跋陀和利白曰  
實尔所以者何世尊爲比丘衆施設一坐食  
戒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  
法唯我說不堪任從座起去所以者何以不  
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唯願世尊  
受我過失我見過已當自悔過從今護之不  
復更作世尊告曰跋陀和利如是汝實如愚  
如癡如不了如不善所以者何我爲比丘衆  
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  
境界諸微妙法唯汝說不堪任從座起去所

以者何以汝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  
法故跋陀和利若汝有過見已自悔從今護  
之不更作者跋陀和利如是則於聖法律中  
益而不損若汝有過見已自悔從今護之不  
更作者跋陀和利於意云何若有比丘不學  
具戒者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  
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彼住  
遠離處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住  
遠離處修行精勤安隱快樂已誣謗世尊戒  
及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誣謗自戒彼誣謗  
世尊戒及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誣謗自戒  
已便不生歡悅不生歡悅已便不生喜不生

喜已便不止身不止身已便不覺樂不覺樂  
已便心不定跋陀和利賢聖弟子心不定已  
便不見如實知如真跋陀和利於意云何若  
有比丘學具戒者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  
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  
宴坐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現法  
樂居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安隱快樂已不  
誣謗出尊戒不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不誣  
謗自戒彼不誣謗出尊戒不誣謗天諸智梵  
行者亦不誣謗自戒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  
便生喜生喜已便止身止身已便覺樂覺樂  
已便心定跋陀和利賢聖弟子心定已便見

如實知如真見如實知如真已便離欲離惡  
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  
遊跋陀和利是謂彼於尔時得第一增上心  
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  
隱快樂令昇涅槃彼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  
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跋陀和  
利是謂彼尔時得第二增上心即於現法得  
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  
涅槃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  
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  
成就遊跋陀和利是謂彼於尔時得第三增  
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

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彼樂滅苦滅喜憂本  
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  
跋陀和利是謂彼於今時得第四增上心即  
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  
快樂令昇涅槃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無  
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憶宿命智通作證  
彼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謂一生  
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彼衆  
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  
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  
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  
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

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跋陀  
和利是謂彼於介時得此第一明達以本無  
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  
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憶宿命智作  
證明達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  
善住得不動心學於生死智通作證彼以清  
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  
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  
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衆生成就身惡  
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  
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  
衆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

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  
處上生天中跋陀和利是謂彼於今時得第  
二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無  
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  
生死智作證明達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  
無煩柔輒善住得不動心學漏盡智通作證  
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  
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習知此漏滅  
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  
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  
真跋陀和利是謂彼於今時得第三明達以



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無智滅而智  
生暗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漏盡智作  
證明達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座起偏袒  
著衣叉手向佛白白世尊何因何緣諸比丘  
等同犯於戒或有苦治或不苦治世尊荅曰  
跋陀和利或有比丘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  
故爲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者彼爲諸梵  
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更說異異論外餘事  
瞋恚憎嫉發怒廣惡觸嫉於衆轉輕慢於衆  
作如是說我今當作令衆歡喜而可意作如  
是意跋陀和利諸比丘便作是念然此賢者  
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爲諸梵行訶所見

聞從他疑者彼爲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  
已更說異異論外餘事瞋恚憎嫉發怒廣惡  
觸燒於衆轉輕慢於衆作如是說我今當作  
令衆歡喜而可意見已作如是說諸尊當觀  
令久住跋陀和利諸比丘如是觀令久住或  
有比丘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爲諸梵行  
訶所見聞從他疑者彼爲諸梵行訶所見聞  
從他疑已不說異異論外餘事不瞋恚憎嫉  
發怒廣惡不觸燒衆不輕慢衆不如是說我  
今當作令衆歡喜而可意不作如是意跋陀  
和利諸比丘便作是念然此賢者數數犯戒  
因數數犯戒故爲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

者彼爲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不說異  
異論外餘事不瞋恚憎嫉發怒廣惡不觸媿  
衆不轉慢衆不如是說我今當作令衆歡喜  
而可意見已而作是語諸尊當觀令早滅跋  
陀和利諸比丘如是觀令早滅輕犯禁戒亦  
復如是跋陀和利或有比丘有信有愛有靜  
今此比丘有信有愛有靜若我等苦治於此  
賢者今此賢者有信有愛有靜因此必斷我  
等寧可善共將護於此賢者諸比丘便善共  
將護跋陀和利譬若如人唯有一眼彼諸親  
屬爲憐念愍傷求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善  
共將護莫令此人寒熱飢渴有病有憂有病

憂莫塵莫烟莫塵烟所以者何復恐此人失  
去一眼是故親屬善將護之跋陀和利如是  
比丘少信少愛少有靜諸比丘等便作是念  
今此比丘少信少愛少有靜若我等苦治於  
此賢者今此賢者少信少愛少有靜因此必  
斷我等寧可善共將護於此賢者是故諸比

丘善共將護猶如親屬護一眼人於是尊者  
跋陀和利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  
曰世尊何因何緣昔日少施設戒多有比丘  
遵奉持者何因何緣世尊今日多施設戒少  
有比丘遵奉持者世尊答曰跋陀和利若比  
丘衆不得利者衆便無喜好法若衆得利者

衆便生喜好法生喜好法已世尊欲斷此喜  
好法故便爲弟子施設於戒如是稱譽廣大  
上尊王所識知大有福多學問跋陀和利若  
衆不多聞者衆便不生喜好法若衆多聞者  
衆便生喜好法衆生喜好法已世尊欲斷此  
喜好法故便爲弟子施設戒跋陀和利不以  
斷現世漏故爲弟子施設戒我以斷後世漏  
故爲弟子施設戒跋陀和利是故我爲弟子  
斷漏故施設戒至愛我教跋陀和利我於昔  
時爲諸比丘說清淨馬喻法此中何所因汝  
憶不耶尊者跋陀和利白曰世尊此中有所  
因所以者何世尊爲諸比丘施設一坐食戒

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  
唯我說不堪任從座起去以不學具戒及世  
尊境界諸微妙法故世尊是謂此中所因世  
尊復告曰跋陀和利此中不但因是跋陀和  
利若我爲諸比丘當說清淨馬喻法者汝必  
不一心不善恭敬不思念聽跋陀和利是謂  
此中更有因也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座  
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  
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爲諸比丘說清淨馬  
喻法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世尊  
告曰跋陀和利猶如知御馬者得清淨良馬  
彼知御者先治其口治其口已則有不樂於

動轉或欲或不欲所以者何以未曾治故跋陀和利若清淨良馬從御者治第一治得成就彼御馬者然復更治勒口絆脚絆脚勒口而令駢行用令止鬪堪任王乘無上行無上息治諸枝節悉御令成則有不樂於動轉或欲或不欲所以者何以數數治故跋陀和利若清淨良馬彼御馬者數數治時得成就者彼於尔時調善調得無上调得第一無上调無上行得第一行便中王乘食於王廩稱說王馬跋陀和利如是若時賢良智人成就十無學法無學正見乃至無學正智者彼於尔時調善調得無上调得第一無上调無上止

得第一止除一切曲除一切穢除一切怖除  
一切癡除一切諂止一切塵淨一切垢而無  
所著可敬可重可奉可祠一切天人良福田  
也佛說如是尊者跋陀和利及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跋陀和利經第三竟

中阿含小品阿濕具經第四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迦尸國與大比丘衆俱  
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  
爲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  
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爲無求  
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亦



時世尊爲比丘衆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衆  
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於是世尊  
展轉到加羅賴住加羅賴比村尸攝和林爾  
時加羅賴中有二比丘一名阿濕具二名弗  
那婆修舊土地主寺主宗主彼朝食暮食晝  
食過中食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爲  
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  
樂衆多比丘聞已往詣阿濕具及弗那婆修  
比丘所而語彼曰阿濕具弗那婆修世尊遊  
迦尸國與大比丘衆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  
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爲無求無有病痛身  
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應日一

食日一食已無爲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  
氣力康強安隱快樂今時世尊爲比丘衆施  
設日一食戒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  
界諸微妙法阿濕具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  
一食日一食已無爲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  
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  
丘衆阿濕具弗那婆修聞已報曰諸賢我等  
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  
食已無爲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  
強安隱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  
再三彼衆多比丘不能令阿濕具及弗那婆  
修除惡邪見即從座起捨之而去往詣佛所

誓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此加羅賴中  
有二比丘一名阿濕具二名弗那婆修舊土  
地主寺主宗主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彼  
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  
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世尊我等  
聞已便往至阿濕具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而  
語彼曰阿濕具弗那婆修世尊遊迦尸國與  
大比丘衆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  
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  
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  
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  
安隱快樂尔時世尊為比丘衆施設日一食

戒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  
法阿濕具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  
食已無爲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  
強安隱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衆阿濕  
具弗那婆修聞已報我等曰諸賢我等朝食  
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  
無爲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  
隱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再三  
世尊如我等不能令阿濕具弗那婆修除惡  
邪見即從座起捨之而去世尊聞已告一比  
丘汝往至阿濕具弗那婆修比丘所語如是  
曰阿濕具弗那婆修世尊呼汝等一比丘聞

已唯然世尊即從座起稽首佛足遶三匝而去至阿濕具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語如是曰阿濕具弗那婆修世尊呼賢者等阿濕具弗那婆修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問曰阿濕具弗那婆修衆多比丘實語汝等阿濕具弗那婆修比丘世尊遊迦尸國與大比丘衆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爲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爲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亦時世尊爲比丘衆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

妙法阿濕具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  
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  
康強安隱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衆阿  
濕具弗那婆修汝等聞已語諸比丘曰諸賢  
我等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  
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  
力康強安隱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  
如是再三阿濕具弗那婆修諸比丘不能令  
汝捨惡邪見即從座起捨之而去耶阿濕具  
弗那婆修荅曰實尔世尊告阿濕具弗那婆  
修汝等知說如是法若有覺樂覺者彼覺樂  
覺已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覺苦覺

者彼覺苦覺已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耶  
阿濕具弗那婆修荅曰唯然我等如是知世  
尊說法若有覺樂覺者彼覺樂覺已不善法  
轉增善法轉減若有覺苦覺者彼覺苦覺已  
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世尊呵阿濕具弗那  
婆修比丘汝等癡人何由知我如是說法汝  
等癡人從何口聞知如是說法汝等癡人我  
不一向說汝等一向受持汝等癡人爲衆多  
比丘語時應如是如法荅我等未知當問諸  
比丘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  
說法若有覺樂覺者彼覺樂覺已不善法轉  
增善法轉減若有覺苦覺者彼覺苦覺已不

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耶衆多比丘荅曰不也  
世尊世尊復問曰汝等云何知我說法衆多  
比丘荅曰世尊我等如是知世尊說法或有  
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  
樂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或有覺苦  
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苦覺  
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世尊我等如是  
知世尊所說法世尊聞已歎諸比丘曰善哉  
善哉若汝如是說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  
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  
減善法轉增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  
善法轉減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





盡覺者或有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  
增我不應說修苦覺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  
盡覺者或有樂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  
減是故我說斷樂覺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  
盡覺者或有樂覺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是故我說修樂覺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  
覺者或有苦覺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是  
故我說斷苦覺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  
者或有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是  
故我說修苦覺所以者何我不說修一切身  
樂亦不說莫修一切身樂我不說修一切身  
苦亦不說莫修一切身苦我不說修一切心

樂亦不說莫修一切心樂我不說修一切心  
苦亦不說莫修一切心苦云何身樂我說不  
修若修身樂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  
是身樂我說不修云何身樂我說修耶若修  
身樂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身樂  
我說修也云何身苦我說不修若修身苦惡  
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身苦我說不  
修云何身苦我說修耶若修身苦惡不善法  
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身苦我說修也云何  
心樂我說不修若修心樂惡不善法轉增善  
法轉減者如是心樂我說不修云何心樂我  
說修耶若修心樂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者如是心樂我說修也云何心苦我說不修  
若修心苦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  
心苦我說不修云何心苦我說修耶若修心  
苦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心苦我  
說修也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如  
真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如真已  
不可修法便不修可修法便修不可修法便  
不修可修法便修已便惡不善法轉減善法  
轉增我不說一切比丘行無放逸亦復不說  
一切比丘不行無放逸云何比丘我說不行  
無放逸若有比丘俱解脫者云何比丘有俱  
解脫若有比丘八解脫身觸成就遊以慧見

諸漏已盡已知如是比丘有俱解脫此比丘  
我說不行無放逸所以者何此賢者本已行  
無放逸若此賢者本有放逸者終無是處是  
故我說此比丘不行無放逸若有比丘非俱  
解脫有慧解脫者云何比丘有慧解脫若有  
比丘八解脫身不觸成就遊以慧見諸漏已  
盡已知如是比丘有慧解脫此比丘我說不  
行無放逸所以者何以此賢者本已行無放  
逸若此賢者本有放逸者終無是處是故我  
說此比丘不行無放逸此二比丘我說不行  
無放逸云何比丘我爲說行無放逸若有比  
丘非俱解脫亦非慧解脫而有身證云何比

丘而有身證若有比丘八解脫身觸成就遊  
不以慧見證漏已盡已知如是比丘而有身  
證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  
無放逸為有何果今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  
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  
住止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  
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  
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  
說行無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  
亦非身證而有見到云何比丘而有見到若  
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眾隨所聞法便以

慧增上觀增上忍如是比丘而有見到此比  
丘我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爲  
有何果今我爲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或此  
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諸漏  
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  
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比丘行無  
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爲此比丘說行無放  
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非身證  
亦非見到而有信解脫云何比丘有信解脫  
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解佛法衆隨所聞法  
以慧觀忍不如見到如是比丘有信解脫此

比丘我爲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  
逸爲有何果令我爲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  
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  
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比丘

川

卷之三十一

三

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爲此比丘說行  
無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非  
身證復非見到亦非信解脫而有法行云何  
比丘而有法行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  
衆隨所聞法便以慧增上觀增上忍如是比  
丘而有法行此比丘我爲說行無放逸我見



此比丘行無放逸爲有何果令我爲此比丘  
說行無放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  
識行隨順住止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現  
法得究竟智若有餘者得阿那含謂我見此  
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爲此比丘  
說行無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  
又非身證復非見到非信解脫亦非法行而  
有信行云何比丘而有信行若有比丘一向  
決定信佛法衆隨所聞法以慧觀忍不如法  
行如是比丘而有信行此比丘我爲說行無  
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爲有何果令我  
爲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

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現法得究竟智若有餘者得阿那含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故我爲此比丘說行無放逸此諸比丘我說行無放逸我不說一切諸比丘得究竟智然漸漸習學趣迹一切諸比丘初得究竟智然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竟智云何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竟智耶或有信者便往詣往詣已便奉習奉習已便一心聽法一心聽法已便持法持法已便思惟思惟已便平量平量已便觀察賢聖

弟子觀察已身諦作證慧增上觀彼作是念  
此諦我未曾身作證亦非慧增上觀此諦令  
身作證以慧增上觀如是漸漸習學趣迹受  
教受訶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  
得究竟智於是世尊告曰阿濕具弗那婆修  
有法名四句我欲爲汝說汝等欲知耶阿濕  
具及弗那婆修白曰世尊我等是誰何由知  
法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愚癡人越過於我  
此正法律極大久遠若有法律師貪著食不  
離食者彼弟子不應速行放逸況復我不貪  
著食遠離於食信弟子者應如是說世尊是  
我師我是世尊弟子世尊爲我說法善逝爲

我說法令我長夜得義得饒益安隱快樂彼  
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界  
多所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  
界止世尊境界者若遊東方必得安隱無衆  
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衆  
苦患若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  
尊境界多所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  
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我尚不說諸善法  
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  
若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  
界多所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  
境界止世尊境界者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

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佛說  
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濕具經第四竟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一

第五後誦

跋陁

上蒲朱反

默嘿

音墨寂也二司

燕坐

上於見反

安也似

誣

謗

加上音

以言

靖

字靜

相

下貞字

更

去聲

歷

庚

觸

燒

又下音

鳥遶

反

乱也

絆

音半

中

王

上聲

粟

去

呂

反倉

祠

祭音也

濕

具

下博

反

博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